

和平鐘聲

懷念屬靈的家

◆董倫賢
牧師



我在1967年從南部北上，隨即因慕名而參加台北和平教會。在和平教會的時間分成三階段：大學時期（1967-1971）、研究生時期（1973-1977）、牧會時期（2001）。

剛上大學時對許多事物感到很新鮮，因此，對於是否加入台大合唱團，或和平教會聖歌隊產生取捨的掙扎，最後，蒙神的帶領得以在和平教會安頓下來。因此，大學時間，我的

1949年出生
1971台灣大學藥學系畢
1976台學大學藥理學碩士
1982澳洲墨爾本大學哲學博士
1998年新加坡三一神學院英文部道學碩士
目前服事工場：路加傳道會總幹事



董倫賢牧師夫婦

課外活動大多以和平教會為中心。和許多和平人一樣，在那裡營造許多甜美的共同記憶。

由於和平教會位居台北的大學學區，牧師及長執都很注重學生工作，不僅愛護學生，並且鼓勵學生參加青年團契、聖歌隊和主日學的服事。許多學生來自中南部長老教會，他們在和平教會大多只是個過客，畢業了就

散居台灣及世界各地，特別在那個流行「來來來，來台大；去去去，去美國」的年代。然而，我卻跑到澳洲去了，一去就是二十三年。和平教會的學生工作，一直是培養國度人才的工作，牧長及教會的長輩都有慷慨寬闊的國度胸襟，是我們這些曾經受惠於和平教會的人常常懷念的一個屬靈的家。

我受過莊丁昌牧師及商正宗牧師講台的牧養，他們都忠心於話語職事，幫助我平衡信仰與生活的張力；他們都放手讓年輕人服事，因此，少年輕狂的我們都有機會在作中學，對於日後的事奉的確頗有助益。同時，長執們也開放他們的家接待我們。以後，

我們也很自然開放我們在澳洲的家，接待中國的學者。在和平教會能和中南部來的教會青年一起服事，也增廣我的見聞，更能從他們的身上學習。例如，高正吉大我兩屆，林芳治、張拯民大我一屆，許朝貴、陸毓熹和我同屆，蔡茂堂、王榮德和梁望惠低我一屆。他們當時很熱心，因此，我們常有機會一起同工。當時，我是受到蔡茂堂的鼓勵，才在和平教會接受堅信禮的。

由於每四年或七年就有一批學生畢業，因此，新生工作就顯得特別重要。如果某一年的新生工作做得不好，馬上就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；如



董倫賢（左2）與青契契友合影

果做得好，就帶給和平教會許多的祝福。如王榮德就是我們那一屆新生工作的果子，當時，他住在台大第七宿舍二樓走廊盡頭的房間，非常用功讀書，是我們晚上去敲門，硬將他敲出來的。當時，許多和平的青年也參加校園團契舉辦的活動，但是，我們仍然有教會生活，這跟和平教會對青年的包容以及興旺的青年團契有關。

和平教會聖歌隊的水準是遠近馳名的，不僅有大學的音樂老師及音樂系的學生加入，同時，長

老會背景的青年音樂素養本來就比較高，另外，透過每年一度的南部演唱或東部演唱，和平對推動傳統聖樂之美已經累積許多經

驗，許多人來參加和平教會是受到聖樂的感動。2001年，我很感恩地受到和平教會的接納，雖然沒有在長老會神學院受裝備，卻能回和平擔任過渡時期的牧師一年。當時，曾與青田社區的一位天主教徒交談，他知道我在和平牧會，第一句話就說，這是一間唱詩很美的教會。不過，當時和平教會承載優美聖歌的傳統有點式微，我覺得心疼，於是召集崇拜組的



南下演唱

同工一起討論，經大家決議成立教會詩班，期能維護和平的聖樂傳統，也能鼓勵年輕的一代傳承下去。在只看簡譜或不看譜唱詩的世代，這是一種逆流而上的工作，更需要大家的鼓勵和委身。

我在台大藥理學科讀研究所時，自然地回到和平聚會，正逢教會成立成人團契，也成了成契的一員。在進入社會後，與成契的契友學習並服事，這都成為我美好的回憶。的確，和平教會人才濟濟，但是，在能人輩出的教會一起同工的確不容易。因為，能幹的、有成就的人有時會太自信而流於主觀。大家對教會雖然都是出於愛護的善意，但是，也容易因此產生矛盾與衝突。因而更需要學習耶穌基督的柔和謙卑，一起同負主的轭，藉著順服基督也彼此順服，使和平教會蒙神保守一個甲子之後，能更加同心合意興旺福音。†

